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泣 血 还 情 剑

剑
亭
著
上



劍亭著

泣血還情劍
(上)

時代文藝出版社

泣血还情剑(全三册)

作 者:剑 亭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郭宇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市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24.75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200

书 号:ISBN7-5387-1193-7/I·1150

定 价:24.80元

内容提要

圣剑之子司马彬被人暗中用黑狼变心丸迷失了神智，乃前往六大门派寻仇，被神笔白梦云之女白砚霜的琴声误伤。幸被南儒所救，并传以四项绝学。为了配合“玄天九式”剑法，司马彬决定寻找传说中的神剑——碧血浮光剑。

峡谷之上，司马彬因争夺宝剑，被击落峡谷之中，却因祸得福，受碧血浮光剑剑气之助，打通任督二脉，以千年芝汁果，冲破生死玄关，为了真正成为武林中的顶尖高手，又前往千秋谷习练剑道中的无上绝学——碧虹六式。

太玄教为称霸武林，发出武林帖，欲将江湖高手一网打尽。前辈高人北绝挑战太玄教幕后教主玄魔女，打成平手，司马彬乃毅然挑战太玄教主幽冥帝君，却因碧虹剑法尚未练成而落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昔日之邪派无敌高手野皇东门垭再度出山，而他正是太玄教的另一位幕后太上教主。

在众多前辈高人的协助下，司马彬潜心默运，终于苦练成了碧虹六式，历经曲折，又重新找到遭人暗算的乃父圣剑司马纬、母亲翠柏仙子，和昔年不打不相识的爱侣白砚霜。

白砚霜施展神笔白梦云亲授的无上绝学，圣剑司马纬智珠重现，司马彬在众人面前展示了碧虹六式的无上威力，终于一举扫平了太玄教，杀死了幕后元凶野皇东门垭。

在司马纬和翠柏仙子的主持下，司马彬与白砚霜燕子双飞。

目 录

第一章	夜黑风高	(1)
第二章	往事如烟	(27)
第三章	竹篓怪客	(53)
第四章	文武双卜	(81)
第五章	石洞拜师	(108)
第六章	千古奇赌	(136)
第七章	幽门绝阵	(162)
第八章	软轿丽影	(191)
第九章	六招剑诀	(220)
第十章	童颜老者	(257)

第十一章	子夜秋歌	(275)
第十二章	幽冥大典	(303)
第十三章	天魔白影	(330)
第十四章	空谷传音	(359)
第十五章	蝶蕊夫人	(387)
第十六章	阎王令旗	(414)
第十七章	只见其声	(441)
第十八章	七绝先生	(468)
第十九章	淫声浪语	(496)
第二十章	销魂春药	(519)
第二十一章	蚀管瘴毒	(545)
第二十二章	六支烟斗	(573)
第二十三章	出谷黄莺	(601)
第二十四章	慈母柔情	(627)
第二十五章	无敌王子	(654)

第二十六章	森林决战	(681)
第二十七章	紫虹绕顶	(708)
第二十八章	浮光宝剑	(730)
第二十九章	双宿双飞	(758)

第一章 夜黑风高

仲秋，在南国还是风和日丽的季节，可是，在北国已是寒风凛冽，白雪皑皑，映日生辉之时。

中秋之夜，苍穹如水，皓月似镜，银辉泻地。

不久，东方吹起一片乌云，渐渐地弥盖苍穹，大地瞬即笼罩着黑暗、恐怖、凄怆！……

夜是那么幽暗，四外更显得那么阒静，但，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兆。

平静的江湖，突然传出——

圣剑司马纬，被害身亡！

神笔白梦云，离奇失踪！

这不啻是一记晴天轰雷，令人闻之，参半信疑，不到三天，已经传遍整个武林。

于是，震撼了江湖上黑、白两道的朋友。

终于，人人怀着惶惶不安的情绪，等待一场腥风血雨的来临。

秋去冬来春又至，群花争艳正逢时。

时间过得真快，年复一年……

这是八月十五——中秋夜。

离圣剑身亡、神笔失踪之传闻刚好十年。

雄踞在古都洛阳西北的邙山，昔因陵墓林立而得名。群山环抱，万峦相叠的深处，有座高耸入云的峰岩，名曰石人峰，峰腰有一断崖隔开，遥遥相对，此断崖名之断魂崖。

一轮皓月当空，清辉照泻，大地如银，一片雪白。

蓦然断魂崖上，倏地出现两个蒙面人，一个身着黑衣，另一个却穿白衣，脸都蒙着黑、白面巾，无法窥出其貌。

二人在崖上出现时，互注有顷，半晌，同时发出一声冷哼之后，谁也没有开口，就双手背负，抬头望起天际来。

夜，四周静得非常沉闷，使人生出窒息之感。

约有盏茶工夫，白衣蒙面人首先开口了，他道：

“不兄，时间快到了吧？”

黑衣蒙面人两眼望天，冷冷道：

“看起来还差一更！”

白衣蒙面人闻言，喃喃自言道：

“唔，对！还差一更，还差一更！”言罢，又道：

“不兄，我俩此次之会，是第几次了？”

黑衣蒙面人好似不耐烦地，冷冷道：

“该是第五次！”

白衣蒙面人带着感慨的语音，细声自语般道：

“唉！第五次了，时间真不留人，晃眼已过五十年，但五十年来我俩所得的是什么呢？”

黑衣蒙面人全身一震，冷哼道：

“知兄，你在后悔？”

白衣蒙面人摇头道：

“不是后悔，是在追忆！”

话音又断，一切又归寂静，只有寒风嘶嘶之声。

二人沉默了一阵，白衣蒙面人再次开口，感慨道：

“不兄，五十年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也不短呀！自七十年前，我俩双双蒙上清白之冤后，二十年的暗访追查，半点线索均无，不得不于五十年前假藉排位争名之言，重现江湖，看看能否得到一点消息。想不到你我心愿未了之前，却负上这十年之赌，唉！你说可叹不可叹？”

黑衣蒙面人听毕，全身一震，接口道：

“知兄，你以为这一赌，我俩已经输定？”

白衣蒙面人苦笑道：

“可能是！”

“何以见得？”

白衣蒙面人凄笑道：

“凭我俩的身份，竟连那位中年文士的来历，摸都摸不出一二端倪，难道还有把握胜……”

他说到这儿，蓦地，笑喝道：

“哪位朋友驾临，何不现身一谈！”

话音未了，但见人影一晃，一个中年汉子已经飘落在他二人三丈之前站定。

中年汉子一现身，他二人冷哼一声，白衣蒙面人两道露在巾外的湛湛精光，闪了一闪，冷冷道：

“尊驾是谁？恕在下眼拙！”

中年汉子一脸冷漠的面孔，阴恻恻道：

“区区久居关外，大名鼎鼎的天地双绝怎会认得！”

原来这二位蒙面人是名震武林的天地双绝，白衣蒙面人就是天绝无所知，黑衣蒙面人即是地绝无所不。

这是他二人的真实姓名？

不，错了，这哪是他二人的真实姓名，这只不过是他的外号而已，那么他二人的真正姓名呢？此点容后交代。

中年汉子这种目空一切的语气，他二人如何受得了，但听地绝冷哼一声，微愠道：

“尊驾是跟我俩说话？”

中年汉子闻言，脸呈不屑之色，冷哂道：

“眼前只有二位在此，不是跟你们，是向我自己？”

地绝怒喝道：

“住口！光逞口利无用，先说明你的来意！”

中年汉子剑眉微剔，反问道：

“难道这地方区区不能来？”

地绝未防中年汉子有此一问，闻言一怔，在旁的天绝，适时接口道：

“如此说来，尊驾是有所为而来？”

中年汉子斩钉截铁地应道：

“不错！”

天绝又问道：

“是冲着我天地双绝而来？”

中年汉子毫无表情地接口道：

“正是！”

地绝闻言，满腔怒火正待发作，天绝连忙摆手阻止，接着，哈哈一笑，不怒反笑道：

“六十年来，敢对我天地双绝如此藐视的人，你可算是第一人。好，好，尊驾欲待如何，尽管划出道来，定会让你称心满意就是。”

中年汉子游目扫了四周一眼，缓缓道：

“好说，好说，区区不想跟二位为敌，只是为了一件疑案想向二位请教而已。”

“疑案？”天地双绝不约而同地齐声脱口。

中年汉子点头慢声道：

“是的！”

中年汉子出乎意料地道出这一句话——疑案，使天地双绝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其意何指。

就在天地双绝疑思不解的当儿，中年汉子又接着道：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疑案，只要二位肯给区区证实一下就行！”

天地双绝二人正在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际，听了这话，地绝不由脱口道：

“证实？尊驾要我们证实什么？”

中年汉了一字一字有力地说道：

“二十年来，江湖传言圣剑司马纬已死，这话是真是假？二位最清楚了吧？”

天地双绝闻罢，二人心里同时一震，天绝闪闪的精眸仰望天际，冷冷道：

“尊驾只为这句话而来？”

中年汉子冷冰冰道：

“你还没回答区区的話！”

在旁久没开口的地绝，怒喝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老夫们这样无礼！”

中年汉子阴恻恻道：

“区区已经说过，对于二位并无敌意，如果逼得区区性起，说不定……”

地绝这时已怒不可遏，截断他的话锋，厉声道：

“说不定什么？你想跟老夫动手？”

中年汉子嘿嘿冷笑道：

“你以为区区不敢？”

地绝气得蒙在巾内的脸色一寒，冷笑道：

“先报上名来，看够不够资格。”

中年汉子脸色一变，欺身迫近，同时说道：

“区区倒要会会中原高手到底有何绝学！”

话音未了，人已欺近地绝一尺之前，只见他右手微拂，一股淡淡白气，由掌心而出，直向地绝击来。

从欺身到发掌，都是一瞬间的一气呵成，地绝眼看那股白气撞来，身子动也没动一下，那股淡淡白气竟然消失无踪。

中年汉子脸色微变，正待再次出手，忽听地绝冷笑道：

“且慢！你是北极玄冰宫的人吗？就凭你那手三成火候的玄冰摄魂掌也想跟老夫动手？哼！真是……”

中年汉子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截断地绝的话，阴森森道：

“哼！别尽往自己脸上贴金，既敢藐视北极绝学，再接一掌试试看！”说着，两手向外一推，右脚横跨半步而左脚后退半步，一缕毫无劲力的白气，随掌而出。

就在中年汉子刚刚推掌而出之际，蓦地，传来一声断喝道：

“靳老大，不得无礼！”

人随声至，一个瘦骨如柴的老头，已经飘落场中。

中年汉子蓦闻喝阻声，撤式收掌退向一旁，两眼怒视地绝，一言不发。

天地双绝看清来人之后，“哦”地一声，天绝抱拳道：

“姚堂主，五十年前泰山一别，老夫以为你已作古，今夜能得一见，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来人竟是五十年前北五省黑道联盟盟主座前第一堂堂主夺命手姚栋，但听夺命手姚栋微笑道：

“彼此，彼此！姚某有缘能与知兄再晤一面，实是三生有幸！”

说着，笑意顿敛，一脸歉容，手指中年汉子对天绝道：

“这位靳老大生性比较躁急，刚才无礼之处，尚请海涵一二。”

以夺命手过去的作为，今夜大反往常，出乎天地双绝意料之外，地绝首先看不惯他这种虚伪做作，当下冷冷道：

“姚堂主，你的来意为何，怎不直接道出？”

夺命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不兄真是快人快语，姚某正有一事要向二位请教一下！”

地绝不耐烦道：

“请教二字可不敢当，到底何事？”

夺命手眼珠一转，狡猾地笑了一笑，道：

“二位在十年前的今宵，是不是约斗于此断崖之谷底？”

地绝冷哼道：

“不错！”

夺命手暗喜心计快要得逞，但他是个老奸巨滑的人，喜不露于形色地又道：

“这么说，江湖传言圣剑司马纬断魂崖被害，身堕万丈深壑的事，二位是亲眼所睹的？”

地绝心头一怔，未及答话，天绝却已接口道：

“是要如何，不是又待怎样？”

夺命手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儿，阴笑道：

“知兄，何必生气呢！姚某不过是想请二位证实一下江湖的传言是真是假而已，别无其他企图，嘿……嘿……”

天绝冷晒道：

“如果老夫不说呢？”

夺命手狰狞一笑道：

“到时怕由不得二位吧！”

地绝在旁讥笑道：

“就凭你那双手也敢说这种大话？”

语音未了，夺命手和中年汉子陡地双双向后跃退丈余，并听夺命手嘿嘿冷笑道：

“姚某功力有限，怎敢跟二位对敌，但我手中之物却令二位够受了！”

说着，右手高举扬了两下。

天地双绝目注夺命手手中之物，二人同时一震，原来夺命手手拿这物，竟是武林三大歹毒之物中的天芒追魂梭，此物威力毒霸至极，其爆炸十丈之内，沾人即亡。

但天地双绝是何许样人，岂能随便受人唬退？只听天绝冷冷一哼，朗笑道：

“武林三大歹毒之物天芒追魂梭，虽然霸道无匹，但在老夫眼中却不见得有何威力！姓姚的，你以为有了北极玄冰宫做靠山，就想把我双绝唬倒吗？嘿！嘿！就是玄冰宫赫鲁老魔头亲自来临，老夫还不把他放在眼中哩！”

他话虽这么说，但心中却在打算如何化掉天芒追魂梭的一袭，就在他思忖之际——

一阵阴笑起自夺命手口中，道：

“二位自信逃得了天芒追魂梭的威力？”

口里说着，人已退到断魂崖边缘。

天绝冷笑一声，不答反问道：

“那你自信也逃得了？”

夺命手嘿嘿一笑道：

“二位不信吗？区区已在威力之外，只要二位肯赏一次脸，

我也不为己甚！”

天绝冷冷道：

“老夫已经说过，无论如何不愿作答，若你认为天芒追魂梭能伤得了老夫，你就赶快出手，不然，就快滚，老夫不愿跟你缠个不休。”

夺命手哈哈一笑，阴恻恻道：

“二位真的不说？”

地绝怒声道：

“罗嗦个屁！”

夺命手面露杀机，狰狞一笑道：

“既然二位不知好歹，那就别怨我心狠手辣了，接着！”

接着二字甫出，天芒追魂梭挟着嗡嗡之声，已向天地双绝疾射而至。

天地双绝二人瞬即将全身功力运布双掌，一推而出，准备以乾元真力把天芒追魂梭击飞。

眼看着那天芒追魂梭，只要一落地，爆炸开来，神仙也难逃。

突然一阵轻风过处，场中出现了一位头戴竹篓的怪人，他探手先接住了那只天芒追魂梭，跟着天地双绝二人的真力也相继打到，击在那怪人身上，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竹篓怪客一手抓着天芒追魂梭，面向夺命手冷冷道：

“你可知道这东西的歹毒？”

夺命手被那竹篓怪客的武功震慑住了，呆呆地点了点了头。

竹篓怪人冷哼了一声道：

“既然知道这东西歹毒，还要拿出来害人，其心可诛。”

夺命手呐呐地道：